

A [全国甲 2021·A]

设立年度风景摄影师奖“Take a view”是当今最受人尊敬的风光摄影师之一 Charlie Waite 所提出来的想法。每年这一奖项的参评门槛都非常高，也因此说明这项荣誉是展示顶级英伦风情摄影技巧的完美平台。这一奖项每年都会引来英国各地及海外的摄影师竞相角逐。

Mike Shepherd (2011) 《冬天的斯基多山》 英格兰 坎布里亚郡	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骨的薄雾，我爬上一座小丘顶端，发现这层薄雾只不过几英尺深。尽管只爬了一小段，但我已经完全位于雾气上方，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斯基多山和天边的落日。我将大学时期在暗室里运用的传统技巧转化运用至图像处理软件 Photoshop 中，实现了黑白图像的效果。
Timothy Smith (2014) 《麦克尔斯菲尔德森林》 英格兰 柴郡	我回到家乡麦克尔斯菲尔德拍摄一些冬天的景象。林中有一条小径通向这里的至高点 Shutlingsloe，沿此路行进，在经过一小片空地时，我立刻注意到枯黄的野草与皑皑白雪相映成趣。低矮的松树也为此情此景增添了更多乐趣，因此我以其为中心取景，镜头由其前方一直延伸至森林内部。

B [全国甲 2021·B]

林普尼港保护区 (Port Lympne Reserve) 运营着一项繁育计划，1 月 31 日，这里迎来了一只稀有的黑犀牛幼崽。

这只小家伙诞生后，成为了在这里出生的第 40 头黑犀牛。林普尼港的官员因新成员的到来十分欣喜，特别是圈养的黑犀牛以难以繁育而著称。

林普尼港保护区犀牛部门负责人保罗·比尔（Paul Beer）说：“显然我们都非常高兴能迎接另一头小犀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。她身体健康、强壮，并且已经渴望玩耍和探索外部世界。她的母亲 Solio 是第一次生产，她完成得也非常出色。对她们而言，外面现在还是有点太冷了，不能进行户外活动，但一旦天气转暖，我敢肯定小家伙每天都会在外面探索和玩耍。”

这头可爱的雌性小犀牛是保护区今年诞生的第二头黑犀牛，但现在判断这些幼崽日后是否能回到野外保护区还为时过早。第一头在林普尼港出生的小犀牛诞生于 1 月 5 日，体重达 32 千克，母亲 Kisima 也是首次生产。他的母亲、祖母和曾祖母都出生在该保护区，且现在仍住在那里。

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称，全球黑犀牛数量已下降至 5500 头，导致犀牛这一物种处于“极度濒危”状态。

C [全国甲 2021·C]

我 9 岁那年，在一月份一个灰蒙蒙的早晨，我们在洛杉矶的家中收拾好行李，乘飞机抵达了伦敦希思罗机场。除了我之外，家里的每个人都很快适应了新的城市。没有了心爱的海滩和无尽的蓝天，我心生茫然，感到不适，直到后来我有了一个发现。

南岸区位于泰晤士河东岸，是英国滑板运动的中心，那里滑板不断撞击的声音让你头晕目眩。我爱那里，很快我就和当地的滑板玩家交上了朋友。我们都说滑板界的行话，其中我最喜欢的是：Safe。Safe 在这里是“酷”的意思，

是“你好”的意思，也是“不用担心”的意思。有一次，我在横杆上尝试一种动作技巧时摔在石头上，伤到了手上的一根神经，托比（Toby）过来扶我起来：Safe，伙计，Safe。几分钟后，当我成功时，我的朋友们大声敲着他们的滑板，大喊：“Safe！Safe！Safe！”学习、掌握技巧，成为优秀的滑板玩家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我 15 岁的时候，我们家搬到了华盛顿。我在那里尝试过滑板，但当地人远没有那么热情。几年之内我就放弃了。

2004 年我回到伦敦时，我在南岸区漫步，在那里待了数个小时。从那以后我曾多次返回，最近一次是在今年春天。天气虽冷但十分晴朗；游客和当地人都停下来观看滑板表演。我在踩着滑板匆匆经过的孩子们中间来回穿梭，找到了去往横杆的路，然后一个瘦瘦的少年，穿着宽松的白色 T 恤，滑到了横梁上。他就坐在我旁边，似乎没有注意到身边的这个男人。但很快我就发现他瞥了几眼。“20 年前我是这里的滑板玩家，”我告诉他。然后，他慢慢点了点头，“Safe，兄弟，safe。”

“是啊，”我说，“Safe。”

D [全国甲 2021·D]

谁是天才？几个世纪以来，这个问题引起了人类极大的兴趣。

让我们明确地说：爱因斯坦是个天才。他的脸几乎是国际上天才的象征。但我们想跨越特定个体，探索天才的本质。为什么有些人比我们其他人更聪明或更有创造力？他们是谁？

在科学和艺术领域，被赞为天才的人通常是有欧洲血

统的白人。或许这并不意外。都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，那些胜利者也为天才俱乐部制定了准入标准。当俱乐部之外的天才——女性，或不同肤色或信仰的人——做出贡献时，他们不会为其他人所认可，而会受到抵触。

《科学》杂志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，在仅 6 岁时，女孩相比男孩，说自己所属性别的成员“真的、真的很聪明”的可能性更低。更糟糕的是，该研究发现，女孩会基于这种认知行事：大约 6 岁左右时，她们开始避免参加所谓“非常非常聪明”的孩子的活动。我们的世界能经得起任何伟大的思想家气馁和放弃所带来的损失吗？回答这一问题并不需要天才的头脑：绝对不能。

好消息是，在一个全球实时通信互联的世界中，无论天才在哪里出现，我们都能捕捉到他们的闪光。我们见得越多，就越会发现性别、种族和阶级等社会因素并不能决定天才的出现。正如一位作家所说，未来的天才出自这样一群人，他们“具有智慧、创造力、毅力和单纯的好运，能够改变世界”。